

康是大事，若长期推诿扯皮下去，群众会怎么看我们这些人的呢？

2007年至2013年，我到了一个新能源领域工作——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该企业负责风力发电机整机设计制造，现场安装、调试、投运，直至交付全过程。对我本人来说，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应该是达到炉火纯青的阶段，由于我们的机组都安装在风资源较丰富的内蒙古草原，华北、华中、东北、云南的丘陵和近海的滩涂上，恶劣的工作环境对机组是考验，对我的体力和精力更是考验。为了把质量管理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掌握第一手资料，我出差跑现场的次数就得比别人多。由此对公司管理层提出的反馈和建议就更有价值。我的工作理念是：为年轻的风电公司探索，为后来者积累，心甘情愿

做个铺路石。因此，2009年我荣获“上海电气集团优秀干部”的称号。

40年过去了，可谓“弹指一挥间”。这40年，是国家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40年。退休后，我在社区党支部，继续发挥一名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宣传正能量，并乐此不疲。习主席在《堂堂正正一辈子》中写道：“你有能力时，决心做大事。没有能力时，快乐做小事。做事讲诚信，做人讲良知。私心膨胀时，欲望要节制。你有权力时，就做点好事。没有权力时，就多做点实事。没有余钱时，做点家务事。你动不了时，回忆开心事。人这一辈子都会做错事，尽量避免做傻事，坚决不能做坏事。堂堂正正一辈子！”这已成为我的座右铭。

2017年12月29日于上海

我坚持 因为我喜欢

——一个水利系毕业生 30 年的江河情怀

○魏永新（1983级水利）

别称“三湘四水”的湖南有“湘、资、沅、澧”四条大河，我的家乡就在美丽的资水河畔。从小，我就被资水千姿百态的身姿所深深吸引：她婉约着、洒脱着、呜咽着、奔腾着，百折不回，浩浩荡荡，时而如处子般温柔，时而如醉汉般狂躁。那时，我就常常在想，到底是什么在主宰这神秘莫测的水涨水落？江里的龙王爷何时能还给我被他吞噬掉的小伙伴儿？

高考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清华大学水利系水工建筑专业。在校七年，水利

系的系歌——《水利建设者之歌》雄壮的旋律一直萦绕在我的耳畔：

“从那黄河走到长江，我们一生走遍四方。辽阔的祖国，万里山河，都是我们的家乡。露宿峡谷和山岗，遍赏神州的风光，一旦修好了水库电站，我们就再换一个地方。前面是滚滚的江水，背后是灯火辉煌。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战斗着奔向前方！”

毕业时，尽管出国、去政府机关、银行业、房地产业成了许多同学更为“明智”的选择，但各方面条件都名列前茅的



魏永新校友

我，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还是坚守住了自己最初的梦想——去干水电，去治理大江大河！

刚参加工作时，我在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工作。记得当时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去海南省最大的水电站——大广坝水电工地做设计代表。那时的海南可不是现在的样子：从海口去工地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足有一天的车程；工地所在的小镇上没法打长途电话，唯一的一个邮局要一个礼拜才通一次邮；台风一来，自来水就停了，只能喝椰子水解渴。最惨的时候，设代处只有我一个技术人员，那时设代处还没给配车，大广坝又是当时号称世界上最长的大坝，近6000m的坝顶长度，发电厂房还布置在地下，去现场全靠两条腿，一出门就得走一天。当然，自行车还是配了的，但工地上高低起伏，泥里水里，哪由得你骑一辆破单车逍遥自在？

那时候，也不是没有过犹豫和彷徨。一方面是因为从北京到偏远工地现场这样巨大的环境落差，另一方面是因为那时正好有一位伟人在某个地方画了一个圈，连麻雀都东南飞了。但那时，我刚刚进入与水电的“蜜月期”：书本上的东西、图纸

上的东西正神奇地一样一样地变为现实，正如一个懵懂少年初入伊甸园一般，你叫我走，怎生舍得？

就这样，在设计院一呆就是十几年，期间一直沉迷于山水之间，参与并负责过多个水电项目的建设开发。当过大朝山水电工程、构皮滩水电工程的总监，当过黑麋峰抽水蓄能工程的设总，当过龙滩工程处的处长，这几个大型、巨型工程如今都早已投产发电。更有意思的是，我还当过一段时间的设计院抽水蓄能电站的项目经理，负责过好几个省的抽水蓄能电站规划选点工作。抽水蓄能电站规划选点，说白了就是在地图上找哪座山高，山顶上有没有适合修建上水库的地形，然后就去实地考察。那两年，我几乎爬遍了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省所有叫得上名的高山。那些有可能修建上水库的山，想要上山顶，基本上是没有路的，天不亮就得带上向导出门，天黑了还不一定能下得来。但下山以后，打一盆热水泡泡脚，那可真叫一个爽！

就这样，见识过了山里的神仙，水里的妖怪，本以为可以顺利修成正果了，2006年春天，北京水电规划设计总院的商调函来了，但同时更大的“诱惑”也到了：我知道了金沙江上有一个叫鲁地拉的地方，计划修建一个大型水电工程，而且这个工程正缺一个工程建设的总负责人。何去，何从？没有太多的犹豫，我很快便选择了金沙江。搞水电的人，若没有征服过长江干流，那就像到了北京没上过长城，白活！

在鲁地拉，我一呆就是11年。曾经的穷山恶水，曾经的因为不适宜人类生存而需要扶贫移民的地方，在我们这群拓荒者



魏永新校友在鲁地拉水电站工地

的手里，悄悄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供电线路拉进来了，三级公路修通了，石头山变绿了，雄伟的大坝建起来了，架鹫的金沙江驯服了，水轮发电机组转起来了！昔日多灾多难的金沙江终于开始造福人类了！

别人也许会忘记，但我们自己永远都忘不了，金沙江也忘不了，我们曾在这里洒下的汗水。刚进场时，条件特别艰苦，一棵大树底下就是我们的食堂，整整吃了两年；老乡家的鸡舍、牛棚，被我们改成宿舍，整整住了两年。在金沙江干热河谷里，每年有4个月日最高气温都在40℃以上，但我们从来没有哪一天因为太热停工。试问，21世纪的现代人，有几个能有这样的经历？

从本科毕业到现在，我在水电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一晃已经30年了。这30年里，与家人是聚少离多，但同自己所热爱的水电事业，那可就是聚多离少了。最多的一年，我守在工地的时间多达351天。我始终都记着在学生时代锻炼时清华校园里大喇叭每天都要念叨的那句话：“争取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我想，我要做到，我也一定能做到，因为我热爱这个行业。

从记事起到现在，正是祖国从文革后期、改革开放，再到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历史性时期，小时候自己的最大理想就是能当个工人，每月能有几十块钱工资就很好了，根本就没想到能考上清华，还亲手负责了五座100万千瓦以上的电站的建设。要知道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全国超过100万千瓦的电站加起来都没有五座呢！当然，遗憾也还是有的，身边的同学、朋友当大官、发大财的多的是，我的这点所谓事业上的成就感，在别人眼里也许值不了什么。但世界上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你选择了这一头，你就得放弃另一头。

“前面是滚滚的江水，背后是灯火辉煌”，是的，我会谨记着这首系歌，一辈子都这么走下去。

水调歌头·卅年高歌

○于强（1983级无线电）

春华地势坤，斗转天行健。
求索只争朝夕，弹指沧桑变。
峥嵘今主沉浮，已知天命当年，
揽月正当年。
意气尚风发，豪情高万千。

少时梦，历坎坷，勇争先。
四海携手奋进，九州共向前。
笑望迈步从头，和谐共奏凯歌，
大爱洒人间。
光芒耀四海，览小当居巅。